



耳朵的福气

□ 赵自力

去年,我们迎来了二宝。二宝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特别多的惊喜和快乐。

有一天,我听了一句话后,就感觉那是世上最好听的声音,听了仍旧想听,百听不厌。那是怎样的一句话呢?

妻子在视频电话里说:“孩儿她爸,二宝会喊你了。”我当时就兴奋得不得了,下了班就往回赶,期待这天很久了。

“宝宝,来来来,快喊爸爸。”我一回家,就迫不及待地逗着二宝,妻子也在旁不断地鼓励着。我们都望着孩子,投出所有的期待。孩子笑着,嘴巴张了张,只管呵呵地傻笑着,口水都流了出来。

我并没有泄气,好好地抱着孩子,逗她玩,然后继续引导她喊“爸爸”。孩子暂时不理睬“爸爸”跟我的对应关系,只是被我们抱着宠着,感到好玩,然后模仿我们说话罢了。即使这样,我仍旧相信,她会喊我“爸爸”。

果然,过了不久,孩子再次“啾啾呀呀”地说话了,说个不停,只是没有

一句成形的。

“来来来,宝贝儿,跟我喊爸爸——爸——”我再次引导着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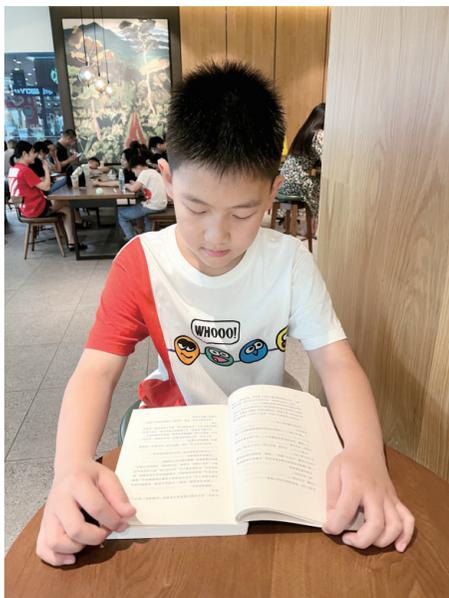
宝宝的嘴巴突然张开了:“爸——爸——”我还没反应过来,她张口就叫了。我一抱抱住孩子,忍不住去亲她的小脸蛋儿,顿时,幸福感满满的。

孩子从出生到现在,已经三百多天,我一天天望着她长大,第一次听她喊“爸爸”,我就觉得她真的长大了。其实,说长大还早,还不到一岁呢。可是,感觉就是那么奇怪,会喊“爸爸”的宝宝,就感觉不再是小屁孩似的,一下子长大了许多。

从此,每天逗宝贝儿喊“爸爸”成了规定动作。我一下班,回到家鞋子都没来得及换,就要抱着宝贝,逗她喊“爸爸”。

有时宝贝把“爸爸”喊成了“把把”,没有关系,我才管不了那么多。宝贝的一声“爸爸”,哪怕是“把把”,对于我来说也格外好听。

慢慢地,孩子会说很多了,如“爱你哦”“好爸爸”等。有时躺在床上直感叹,我的耳朵最有福气,因为每天都能听到世上最动听的声音。



高寅摄影



父亲要开“养老店”

□ 鲍海英

年近古稀的父亲,这些年明显老了,他的眼睛花了,背也驼了,身体已大不如从前。可尽管如此,他在农村老家,仍坚持开着一个卖油盐酱醋的杂货店。

这些年,村子里的许多人,都纷纷进城买了房,住进了城市,村子里大多数是一些老人,还在守着村庄和几亩薄田。

因为村子里很多人已经外出,父亲的杂货店,这些年生意出奇的淡,根本赚不到钱,如果再算上人工成本,简直就是亏本买卖。可奇怪的是,年老的父亲,对开店却出奇地卖力,仿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今年初,同样在城市居住的哥哥,他家孩子上学需要接送,母亲被迫进城帮我接送孩子。父亲只得一个人留在老家打理杂货店。

开店,每月都要进货,每天都要卖货,月底还要盘货,没有了母亲做帮手,店又赚不到钱,假日回家,我劝父亲说,你年纪这么大了,家里开个店,每天忙前忙后跑断了腿,如果算上你垫上的资金,这些年净做赔本的买卖,干脆把店关了算了,也落得个快活自在。

我这样说时,父亲正在用算盘,“劈劈啪啪”地算着一个月的账。父亲停下手中的算盘,斜着眼对我说:“人老了,开个店忙忙也很好,哪有你这样算账的?”

账不这样算,那该怎么算?我大惑不解,问父亲:“上个月,除去成本,你究竟赚了多少钱?”

问他究竟赚了多少钱,父亲露出了愧色,不好意思地说:“除去垫上的资金,卖出去的货,净利润大概不到200元。”

“你这是不包括垫上的资金。再说,如果把小店租给别人,一个月租金至少有几百元,还省得我每天守着店,忙这忙那,不划算呀!”

听我这样说,父亲眨了眨眼,还是摇了摇头,说:“这你就不懂了,我开个店,不是为了赚多少钱,而是为了有事做,人不会空虚,也不会孤独和寂寞。人老了,开个店,每天都有人来陪我说说话,多好呀!”

想不到,父亲开店,竟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有一个愉快的晚年,因为每天会有人来陪他说说话,他就很开心,这不成了父亲的“养老店”了吗?

我不禁想到了我和我的哥哥。自从我们兄妹俩各自结婚后,都纷纷进城买了房。我们住进了城市后,年老的父亲就和母亲在农村老家相依为命。由于儿女都不在身边,平时我和哥哥,为了生活,一年到头,忙得难得回老家一趟,除了过年过节,我们真的很少有时间能够回家看看两位老人。

而如今,哥哥家的孩子,需要母亲进城来接送照顾,留下父亲一人在家,如果不开店,父亲想找一个人说说话,还真的少之又少,如果那样,那他留在老家,该有多孤独,多寂寞。

做子女的,往往只会从经济上帮父母算账。天底下,能有多少子女,会帮父母首先算一算精神上那一本账?

即使店不赚钱,父亲也要把店开下去,这样他就可以跟人说说话。父亲有了“养老店”,他的生活,就会过得有滋有味。至于赚不赚钱,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想,只要年老的父亲,晚年过得开心、愉悦,就是我们做子女的最大幸福。



初夏的街道,行人稀少。

正午的阳光透过树叶,暖暖的照在大地上。一片云如棉絮在浩瀚的天空漂泊着,一阵阵鸟鸣深深浅浅地荡漾着。

沿着这条久违且熟悉的街道行走,当踏上迎江桥的瞬间,站在上河街的路口,便意识到和生命的活水连接上了。

岁月留不住当年的一丝痕迹,但那些融于血,看不见,剪不断的思绪极其有力,如行驰的车厢,从我的生命,我的记忆出发,在心的隧道,呼啸而来。

古运河,仍静静地流淌,行吟千年。上河街,仍倚河而居,择岸而栖。只是河水已不是当年的河水,我也不是原来的我,一切皆今非昔比。

驻足在新建的一幢幢高层的如意江南小区,站在一间间仿明清风格的古典建筑面前,努力还原着曾经的老宅。流年更迭,那些场景,那位老中医仍在心底矗立着,成为生命里无法淡去的存在。

20多年前,当我第一次踏进这条古街时,是难以置信心目中的名医竟居住在此。清一色的青石板,穿街过巷,窄窄蜿蜒;青砖小瓦的矮旧平房,肩并肩挤成一团,连成一片的瓦顶更像密匝匝的鱼鳞。偶尔夹杂其间的老建民宅,镶嵌着铝合金窗子,倒像闯入歧途的异类,显得突兀而孤单。这片老宅在夕阳的渲染下略显沧桑。

枯井、古木、长满苔藓的青墙、映着时光的铺子、卖包子的大嫂、修鞋的师傅……

步行其中,似有旧时光在无序地穿行。在越发现代的都市,上河街孤立得像一道抹不去的暗疤,陈旧得像一个个旧时代的补丁。

姓童的老中医,就蜗居在明亮潜在幽暗的深宅中。当我穿过前户住宅的侧廊,走过一天线光亮的天井,来到他家时,只见一间阴暗潮湿的厅堂。厅堂放着一张饭桌,一具



不知你有没有发现,手机随时不离手的你,却往往不知道此时几时。按理说不应该,真的,但凡有手机的人都知道只要点亮手机屏幕,时间便会映入眼帘,可事实上却几乎没有人去注意它。

拿着手机,不是翻阅工作群就是看各种新闻和视频,所谓的时间完全“不入眼”,这事我深有体会。

每每下班回到家里我总会掏出手机翻一会儿,可能是电话,或者微



润州基层河湖卫士

微档案

联办:润州区水利局

一方蓝天净水,背后离不开一群人日以继夜的守护,官塘桥街道秀山村党委书记朱明辉就是其中的一位。

自从他担任辖区东风河河长以来,“一河清水,一块绿地,一片蓝天,一个家园”就成了他一直挂在心头的梦想和情怀。

深入摸底 理清问题

东风河原为农村灌溉河道,流经丹徒区、润州区、镇江新区(丁卯街道),其中润州区官塘桥街道秀山村境内的河道全长1450米,也是秀山村现存的一条主要河流。

自从朱明辉担任了东风河河长,他每天都会沿着河道走两圈,开展巡查,走访河道两侧的企业、养殖场等单位,对河道淤积、两侧开垦情况进行摸底。由于这两年各区的大开发、大发展,河道失去了灌溉的作用。上游企业及畜禽养殖排污系统尚不完善,直接将污水排入东风河,导致区域内河道淤积堵塞,黑臭现象较为严重。通过摸底发现,河道

用流水的时光写下上河街

□ 徐霞

橱柜,还有一些杂物。当我踏上一人宽的楼道见到童老时,他正为病人诊疗。10平方米的卧室兼诊所已聚集了五六位病人。

屋内陈设极其简朴陈旧,放置着1张老式带帷帐的大床,1组三门衣柜、2张单人沙发和1张写字台。似乎都不是这个年代的。

童老端坐在书桌前,不断变换手端的指位,或轻或重地点按着病人手腕的脉象,眼睛越过老花镜凝神望着屋外,微风轻拂着他长得有点飘逸的眉须,仿佛在“清点”他走过的时光。

60多岁的老人,目光温暖而坚定,略显矮胖的身躯坐满整张座椅,对病人常说的一句话:“没有大碍,会好起来的!”便在处方笺上开出几味中药。

落日静寂,温暖而润泽。这片老宅和童老以静坐的方式与古运河相视,看得见的是蹉跎,看不见的是历史和记忆。一个具象的场景,一个繁复的意象,从此,定格在我的脑际。

与童老的缘分始于1995年的12月20日。当时,我在家已卧床不起3个月,在1年多的病程中,虽多方寻医问药,均不见起色,内心已深处绝望的焦虑中。

病至严重时,即便是夏风都犹如利针直刺体内,周身如临冰雪之中,凉凉的;汗如拧不紧的水龙头,白天流淌,夜晚流淌,时感一团气不受控地欲冲向体外。

童老被请来了。“这孩子身体一直好好的,怎么生了一个娃,就成这样?”母亲略带哭腔地恳求:“想法救救我的女儿。”

“别急!”童老沉思片刻,来到我的床前,终于在脚踝处找到我的脉搏。一双大而有力的眼睛凝重地打量着我,又充满慈爱的安慰道:“今天先吃上我开的药,止住汗,睡好觉!”

“真的吗?”我半信半疑,从他的眼神中寻找希望,从他开的药剂中品尝冷暖。

余晖渐渐西移的天际,一抹残霞正挽着夕阳。老宅如静沐在时光里的一首诗,古拙而静雅。错落

栉比的屋舍间有归鸟零星的鸣啾漏出。

童老把脉问询,最后建议道:“身体在好转,但康复还需要时间,今天开一剂膏方,主调你的气血,气血旺了,邪就不可侵了!”

“我现在就相信中医,刚得病那会,去西医诊治,所有的仪器都没查出问题……”

见我一脸虔诚,童老开怀大笑:“刚认识你时,你是气血两亏,阴阳两虚,若迟一两天遇上我,你的小命就难说了。”

童老随手端起一杯茶,啜了一口:“女人啊,是一朵花,病了就萎了,你坚持吃几年药膏,会好起来的!”

从此,这条街,我走了近10年。有时是为换药方,有时只为拜望童老,听他如数家珍唠唠曾经的岁月。

在我眼里,童老是有年代感的,据说师承御医,他研读《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线装古医书,犹如从岁月深处走来;那些老宅也是有年代的,斑驳的青砖雕刻着无法解读的磨痕,像极了饱经风霜的老者。他们与上河街融为一体,在时光的褶皱里,写满了安详、淡然和深邃。

上河街是一部书,一部滴落在宣纸上的墨,正随流水的时光漫漶的古籍书。它参与了那些真实发生的历史过往,见证了无数生命的行走。

上河街最早可追溯到宋代,到了清朝,1857年镇江开埠后,这条古街更是商号林立,行号栉比,甚是繁华。

舟随人流,那些名流豪杰涉水而来,又涉水而去。

街市之上,商贾、士绅、官吏、僧人、乞丐……车水马龙,川流不息。长街喧嚣,人头攒动,热闹了茶坊、酒肆、肉铺……

刻有“余福里”字样的牌坊,是青石追思的雕梁画栋,更是口碑盛传的光与影,苦难与辉煌。

同善堂是晚清时期民居建筑工艺和徽派建筑的代表,其清水青砖墙、门头雕饰等凸显了当时的建筑工艺水平。

老宅终将老去,童老终将老去,

如陈年旧事,渐次湮灭在时间深处。

2013年随着市政府对双井路棚户区改造工程的实施,上河街焕发新生。古运河进行了堤防整治,沿河边建了雕塑、码头、亲水栈道、流水景墙等,同时还打造了如意江南小区、林开古驿、余福广场等景观,成功将破旧的棚户区建造成极具地方特色和历史风韵的城市滨水街区。

童老举家喜迁到新区的独栋别墅。住进宽敞的中式装饰风格的屋舍,观赏着私家庭院的花鸟鱼虫,童老异常满足。当我携已上大学的儿子拜望他时,80多岁的童老喜不自胜。

如今声音犹在,可斯人已逝。河水静静,古街寂寂,夕阳静落在屋宇之间。

年老的垂钓者,坐在岸边,打捞着一些散落在河道里的碎金和河水中诞生的新生命。

其实,生的过程,是缓慢的消逝。只是花草衰败时,将它的生命留在种子里;作家离世时,将他的生命留在文字里;医生过世时,将他的生命留在康复者的血液里;一片老宅消亡时,将它的生命留在新时代的钟声里。

夕阳隐去,暮色渐浓。站在上河街,任风吹过,任一种远在远中去,任一种近在心里回响。

岁月悠悠,世间万物纵有千姿百态,在不同的时节里仍不断演绎着归去、重生,归去,又重生……



时间去哪儿了

□ 熊兴国

信,也可能是弹出的某几条新闻,可当把这些“该看”的看完之后,想再看看具体几点时,却又不得不再次掏出手机。前后不过几秒,却已是二次掏手机,时间明明就在屏幕上,且字体那么大,可自己却几乎每次都是“睁眼瞎”。

我原以为只有自己这样,可问过不少身边的朋友和同事,他们不少人也和我一样。我猜想是不是圈子的问题,然后某天我又特意问了一个等公交车的小伙子,当看到他再次从兜里掏出手机告诉我时间时,我确定这已是一个大众问题。

时间到底去哪儿了?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其实时间哪儿都没去,只是我们的心并没有在它那儿。

就好比父母曾给我们很多关心和疼爱,怕我们磕着碰着,担心我们吃不饱穿不暖,害怕跟着坏人走上歪路,可自己不是嫌弃他们唠叨就是多管闲事,甚至叛逆出走。父母的所有关心就如同不入眼的时间,他们被迅速一翻而过,向往的不是无聊的八卦和短视频,就是纠缠不清的工作,而最重要也最该关心的时间却被永远忽略。

还记得刚进校园大门时的那种激情和踌躇满志,总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也要一闯天下。对于父母的话完全听不进去,甚至没必要听,简单的声

音就是“我的人生我做主”。然后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有时自己的人生也未必做得了主。

由于创业失败欠下诸多债务,最终不得不静下心来慢慢打工还债,这时自己才发现,原来父母的话那么重要。如果当初多听一句或少一点冲动,或许就不是眼下的结果,可一切就犹如偌大的手机屏幕上明明显示着时间,却每次总会被自己无情地忽略掉。只是人生不是手机,没法重来,如今悔之,已晚矣!

因此当我们翻阅手机时,别忘了“时间去哪儿了”?更别忘了身边的爱在哪儿?

用双脚丈量河道,护秀山碧水清流

——记润州区官塘桥街道东风河村级河长朱明辉

□ 魏源

整治范围内2家养殖场对水质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污染。

朱明辉多次到养殖场,向养殖户宣传环保政策,帮助他们解决养殖场搬迁和停业方面存在的困难,争取到了养殖户的支持配合,仅用十天时间就将这2家养殖场搬迁结束,拆除面积达2000余平方米,消除了养殖场污水对河道水质的污染。

因地制宜 有效治理

东风河水质污染和河道淤积情况严重,为解决这一问题,朱明辉认真调研,牵头相关部门一起制定了

东风河整治改造规划。整个规划从2018年起分五年实施,并分年度制定了河道A、B、C、D、E五个标段的年度实施计划,预计投入资金500多万元。

朱明辉又来往于各个部门,积极争取政府职能部门的行动支持和资金支持。从2018年至2022年,在他的带领下,官塘桥街道每年按时按照计划完成了清淤计划,五年内共计完成了1424米的河道清淤整治,并同步建设好沿岸道路。

目前,东风河水清、岸绿、秀美的景色已初步呈现。到2022年底,东风河秀山村境内的河道整治改造

将全部完成,届时,沿岸的道路将是一条环境优美的交通线。

宣传引导,共护共管

治水治人心。由于河道工程项目时间长,村民一开始对整治工作抱着一阵风的态度,觉得不会长效地抓下去,关注度不高。针对此现象,朱明辉带着村委会干部、老党员、村民代表多次参观已整改的河道,一同商量制定《护河公约》。向村民宣传河长制的工作目标、工作计划、所要达成的成效,加强群众珍惜水资源、节约水资源、保护水资源的意识。

他积极牵头鼓励村民成立护河巡查小分队,对偷排污水、乱丢垃圾、在河道两边私搭乱建、乱垦乱种等现象进行巡查举报,一旦发现,依照公约进行教育和处罚。通过共护共管,河道整治变得更有成效。

回顾这五年来,没有轰轰烈烈的英雄事迹,只有寒来暑往时河道上深深的脚印,对河道管理工作从不懈怠,严防河道堵塞、淤积、黑臭现象反弹。巡河、管河、护河成为了朱明辉日常的工作。

让更多的群众参与,让秀山常在,绿水长流,就是他的初心使命!

